

读书不惧岁月长

◆蒋乐瑶



铜的锁板上还有雕花。这口樟木箱装着书，攒着一家人的口粮，放在房间里还能当餐桌。也就是在这个“餐桌”上吃饭的时候，父亲给孩子们讲“大江东去”的苏轼，讲“大漠孤烟直”，念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”。听闻此处，我内心震撼。那些诗句，犹如利斧，在重重万山中劈开一条路。孩子们没有在苦难中沉沦，也没有在泥沼中悲戚，就这样度过了无数的晨昏。后来，他们纷纷走出大山，在各自的领域小有成就。

读书有什么用？读书可以在即使很困顿的时候，读到大江东去的豪情，读到人生的豁达与坚毅。很少有人，一辈子不被生活的琐碎打扰。当我也弄得自己灰头土脸时，读书就是一种救赎。

幼年，在简陋的书摊前，爷爷带着我看书。他拿起一本字帖跟我说：“这是柳公权的书法。”我说：“这世上还有姓柳的人啊？”爷爷说：“是啊，还有一位姓柳的名人叫柳宗元。”就在那一天，爷爷教我背会了《江雪》。那时的书摊十分简单，摊主拉个木架子车，拉上几口大箱子，把书摆出来就是书摊。那一天，我们在书摊前一直说一直背，直到摊主收起摊子，拉上架子车往夕阳那边走去，我们才拿着买好的字帖回家。

读书有什么用？这

个问题有千百种回答。对于我，一些知识叠加了亲情，那些诗句、那些字迹，都有亲人对我的教导和期望。斯人已逝，我却记得那天的夕阳把架子车的影子拉得老长。那一天，我背会了课文以外的古诗，十分得意，爷爷也特别欣慰。年岁渐长，我更理解那些诗句里的

孤寒，但它们是有温度的，亲情与爱永不会忘。

谁能拒绝命运的打磨？谁又能拦住光阴流逝？水远山遥的日子，寒来暑往。有了一种寄托，便不觉得孤单。浩瀚的书海，仿佛是我的亲人。当我误入穷巷，它就一次次将我带往，走向宽广辽阔，走向明净豁然。

日出为大地送来光明，日落又带走天光。人就在晨曦与黄昏的转换中生存成长，从孩童到暮年不知历经了多少晴雨交织。谁也无法阻挡光阴，谁也无法抵御时代的洪流。我曾问过自己羡慕哪种人？我羡慕那些物质丰厚的人。可当我看见经历过生活磨难依然不卑不亢，谈吐不凡的人，我最羡慕的还是他们。那些内心充盈的人，笃定从容，一直向前。

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时，我竟然有些许亲切。故事的主人公与我父亲同年，他们有过相似的遭遇。

主人公的父亲，当年正卷入一场风波，为了逃避纷争，带着一家人躲回陕北的大山。大山里，兄弟三人以及待产的母亲挤在1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。在大哥、二哥捡麦穗的时候，只有两岁的弟弟站在旁边看着，好像知道家里困难，再饿也不哭。

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一口樟木箱，黄

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时，我竟然有些许亲切。故事的主人公与我父亲同年，他们有过相似的遭遇。

主人公的父亲，当年正卷入一场风波，为了逃避纷争，带着一家人躲回陕北的大山。大山里，兄弟三人以及待产的母亲挤在1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。在大哥、二哥捡麦穗的时候，只有两岁的弟弟站在旁边看着，好像知道家里困难，再饿也不哭。

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一口樟木箱，黄

留住枝头的美好

◆刘琪瑞

有些事物你是不能随便触碰的，一旦触碰就破坏了它的美，比如枝头的红柿子。

你见过柿子“笑”吗？柿子会笑，尤其是冬日树梢上那一串串宛若红灯笼的柿子，远远地冲着你笑。望上一眼让人感觉蓦然一亮，有种暖融融的感觉。在老家，我们叫它“哄柿子”“冻柿子”。天越冷，雪越大越频，红柿子越红越亮，对于出远门回家的人，那一缕暖意愈加强烈。

这些稀稀落落挂在枝头的红柿子，只能任它在风雪里悄悄模样地笑，只能留给一只只鸟雀任其啄食，你若是想“覬觐”，去弄来吃，那是万万不可的。小时候，我们扛着竹竿去打柿子，竹竿有些短，只好“咪溜——咪溜——”爬到树杈上，接过同伴递过来的竹竿想接着打。没想到竹竿刚刚伸到跟前，啪嗒——熟透了的柿子纷纷落到了地上，变成一摊摊红色的烂泥，捡是捡不起来的，可惜了。

老子说：“人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、道法自然。”打不了的熟柿子，似乎告诉我们，树木也有它的“道”。



不知不觉

◆程泽

小朋友初学骑车，全家围看，指点迷津，比车上人还慌张着急。“坐直，往前看”“脚先垫着，稳了再上脚踏”“该左转了，快，快”……

此番热闹，倒让我想起了自己。那时，都是自行车代步。长到七八岁，没有哪个孩子不跃跃欲试。家里的那辆自行车，还是老式的双梁加重车。人小车大，人轻车重，得先学会顺从。先学推，发现让车听自己的，很累；自己听车的，反倒不累。于是，只要车不倒，全都依它。一来二去，我和自行车相处愉快。

学骑车，才到难处。无人帮扶，只能先荡。一条腿，像撑篙一样，把车撑走，顺利滑行一段。这样的动作无限循环。荡车会了，又动脑筋：怎样才能骑起来？人矮车高，脚踏踏板，便够不着车座；坐上车座，又够不着脚踏。车梁也高，身子被拦在一侧，重心也被拦到一侧。山不过来，我便过去。车子荡出去，脚从梁下的三角形穿过去，找到脚踏。双脚画圆，车就走了。

胆子大了之后，学大人模样坐上车座。脚踏只能转到高处，踏板一上一下，转到低处，把脚松开，转到高处，用脚接住，用力踩。这样的骑法，舒服三分倒是其次，美观十分才是首要，胜在端庄，有了姑娘家模样。

倒了，爬起来，再倒，再爬起来，就那么自然而然学会了骑车。

初冬望景

◆白卫民

初冬来临
刚刚推开一道门缝
晨曦的露珠被小草的手高捧
在空中闪着亮光
不舍的泪珠充满了眼眶

在寒冷中绽放生命的活力
传递着季节的交替

飘落的银杏叶
将金黄的秋色打包
背上香囊向远方奔跑

大地张开双臂
欢送丰收的喜庆
望着渐行渐远的秋景
敞开心怀
准备迎接留白时刻的到来

漫山遍野的枫叶
一袭红色的装扮
留下相思的期盼

菊花们顶着硕大的花朵



冬韵入诗来

◆苏亚忠

秋天过后，冷空气袭来，黄土高原万木叶落，百草凋零，一派萧瑟的景象。日月星辰，四季轮回，又一个冬季到了。

冬天是漫长而寒冷的季节。过了立冬，便进入了冬季。但北方的冬天似乎来得更早一些。当南方还沉浸在“天凉好个秋”时，这里已是寒风凛冽，有些山上还飘起了雪花，冬姑娘已翩然而至。等过了冬至，水结成冰了，地慢慢变硬；乌云停止了翻滚，还世界一个天高云淡；河水停止了流淌，没了往日的逐浪咆哮。天地间除却了往日的繁杂与喧嚣，顿时变得清爽宁静。

冬天是最与众不同的季节，没有春的绿意盎然，也没有夏的烈日炎炎，更没有秋的硕果累累，但冬的宁静、冬的纯洁，是任何季节都无

法比拟的。一场大雪过后，山是白色的，岭是银色的。就连平日里随风摇曳的柳枝，也停下了舞动的枝丫，浑身挂满了乳白色的冰晶，形成了一道难得的雾凇景观。

沉寂的冬天，鸟儿失去了往日的欢唱，虫儿也不像夏秋时那样彻夜鸣叫，大地披上了厚厚的冬装，等待着春天的到来。“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正是有了个严寒而又漫长的冬天，才能孕育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。其实，人生也是一样的，只有战胜了风霜雨雪，才会拥有充满希望的春天。

冬天是多彩的季节，也是孩子们欢快的日子。堆雪人、打雪仗、玩冰车、滑冰，甚至追野兔，都是童年的乐趣。老人们煮一壶老茶，三三两两，聚在一起，谈天说地，慢煮生命里的那

份幸福与惬意。姑娘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时装穿行在季节里，给这个清冷的季节增添了暖意，也给北方的冬天增添了绚丽的色彩。

冬韵入诗来。行走在冬日的时光里，轻轻地挽着冬天的臂膀，走进陕北，与一场大雪相遇。当一片片美丽晶莹的雪花飘飘洒洒，从天空中落下的时候，黄土高原到处都是白雪皑皑，银装素裹。这漫天飞舞的雪花，洗去了凡间杂尘，荡涤着人们的灵魂。

北方的冬天，除了寒风刺骨与冰雪严寒，也有不一样的冬日暖阳。冬日的阳光是明媚、灿烂的，也是柔和的。当一抹柔暖的阳光透过淡淡的云层，洒向大地的时候，给人以清爽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是温暖、宁静的，是任何季节都不曾有过的。

摇曳在天边的红

◆肖志远



在与太阳最近的距离，看见高原的红就这样，遇见温暖
在大自然与人们的呵护中慢慢舒展绽放

把这份自信，高高挂在枝头从芬芳到沉甸的脚步里
喜悦、隐忍与疼痛，化作成长的养分

摇曳在天边的红，宛若一个个火红的灯笼，幸福就在高处也照亮一个个低处的日子

南沟丰收的季节，饱满在一颗颗红苹果里像一张张笑脸，农人朴实的笑脸挂满了枝头，铺满了一地